



牧铃

少年小说系列

磨难

MO N A N

少年小说系列
牧铃集
磨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自序

1

我是在写过十年成人小说之后才开始“操练”少儿文学的，其时已年届四十，忽然多了许多少年朋友，便觉得天高地阔阳光明媚，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同时感觉到的，还有肩头的重压。

我总忘不了那段电视录像——一个六岁左右的村童在帮父母编竹

筐。黑黑的小手拽不动蔑片，小男孩老练地用牙齿相帮。镜头一闪而过小男孩的出现，似乎只是作为“贫困”的佐证——这不公平。在对“天才画童”、小歌星、小鼓手愈演愈烈的赞扬声中，偏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确实很了不起的小能人——在编织工艺上，这个小孩难道够不上“天才”、“神童”吗？

比手巧心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早早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学会了像父辈那样默默地用行动与贫困和命运抗争。但幼年（甚至少年）的他很难自觉到这个“了不起”，他可能会羡慕邻家的小洋楼和VCD，或者，对电视中介绍的一位获奖小歌星崇拜不已而自惭形秽。

这样的孩子，真需要听到别人发自内心的赞扬——否则，对他人过多的艳羡，极容易使他酿成“自卑情结”而自甘平庸终其一生！

说起乡村失学少年，人们总会联想到贫困。但据我调查，相当一部分少年（包括家境小康的）中途辍学，是由于他们缺乏自信。常看到一些考场失意者，在家庭、社会甚至学校有形无形的层层压力下变得灰溜溜变得更加失意，从而坚决地抛弃书本，我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干点什么。

于是有了《大白楼》，有了《窑神》……

从十五岁“上山下乡”后一直生活在农民和中学生之间的我不缺乏写作素材，但长期蹲在一个地方，难免视野偏狭、艺术趣味单一。意识到这点，我模仿古代的行吟诗人，在短短几年内数次沿长江上下，还跨黄河，闯大漠，走访大城市的学者，也深入偏远小镇的工农家庭……接触得最多的是农村中学师生（后来写《初三流行色》和《七彩画廊》等，就是直接取材于“采访”）。

此外，与少年读者的通信往来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孩子们来信中几乎无话不谈：读书与职业，战争与和平，现实和理想……

一位很早就开始勤工俭学的中专实习生告诉我，十九岁的她收养了一名十二岁的孤女，靠微薄的实习津贴维持着两人的起码生活：“……这就是我的‘传奇’。我要把这个小妹妹养大，送她读书……我要向那些人证明，世界上真有无私的爱……”另一个“差一年没完成普九”的小“打工仔”不仅承担着弟妹的生活、读书重担，还把省下的钱用于买书；他欣喜地向我报告他现在拥有的“藏书”，讲述他“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斗乐趣。

两名农村生为了“试试自己的硬度”，利用假日在乱石岗上开垦出一丘小得可怜的石田。而一位“很少吃午饭”的贫困地区高中生，希望在农大毕业后实现他“用一分土地

养活一口人”的“密集套种”的梦想（这个“梦”从他进中学起，就开始激励他了！）……

一份取名《黄土地》的油印小报向我讲述了几名陕北少年的追求。一穗来自黄河边水灾区的粳稻为我带来了一位年轻教师和她那一个班小学生的欢笑。还有：沙漠边绿意尚存的杨树叶；稚拙的笔法画来的《我的家乡》——大山环抱之中，层层梯田之下，居然耸立着火箭发射塔……

这些少年追求文明的步履是多么艰难！然而，正是在这艰难之中体现了年轻生命的创造力和韧性。

我因此开拓了眼界，阅读到更丰富的人生。

曾有人指责我的小说题材太离奇、人物也过于“理想化”，我遗憾地想，要是那些书斋中的学者都愿意到工矿农村走走看看，他们就会发现，当代少年的生活决不仅仅是校园内外花前月下的温馨或纠葛，决不仅仅是父子、母女、师生之间轻松幽默的闹剧所能包容得了的。

在山野村落，在小镇古巷，在崛起的新城区和新建的希望学校，到处都有庄严和崇高，有孩子们稚拙却决不平庸的创造，有理想和英雄主义的闪光……

3

除了应读者之约写过《白云下面》等两篇自传体纪实小说，我很少去检拾散落在城市公园和乡间河畔的童年回忆，尽管它的淡远空灵很容易

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特色，一种独此一家的“保留节目”。

在跟读者的直接交流中我发现，许多成年人津津乐道的童年故事，未必能引起小读者的阅读兴趣。

同样，成人文学刻意追求的“深沉”、“朦胧”、“情节淡化”，也许能博得某些批评家的喝彩，但大多数少年儿童喜爱的恰恰是脉络清晰、故事性强……小读者直言不讳的批评让我出了一身汗。不要、不要再重演“皇帝新装”的喜剧了！让我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吧……

4

曾将自己的小说戏称为“写生画”。确凿点说，是一种粗疏的“水彩速写”，远未能达到真正的“创作”高度，更谈不上“风格”。

我总在摸索。用青灰描绘雨景，以杏黄点染阳光，文字在变，结构、手法也随着所描绘的对象变着，“随类赋彩”。这法子很笨，可惜我只能这样，依然“画”得不像，只说明我对模特把握不准、对颜料和画笔的掌握，还很不熟练。

听说有人不需要什么“生活”就能从“心”里不断地掏出好小说——大约那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吧——我很羡慕，却没法学。因为我连“写生画”都还没过关。我的小说里，哪怕是一个动物都有其“生活原型”，偶尔在动

物小说中凭空“捏造”一两个“配角”，心里都非常紧张，担心对不住热心的读者。

如此笨法，当然是没资格“玩文学”的了，还是老老实实画“水彩速写”吧。

所幸者，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的老师们对我这个少儿文学队伍里的“大龄新兵”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帮助，省、市文联和作协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写作条件，我所在县的党政领导还安排我到学校任教，以便深入体验生活。

就这样，从1993年起，我从少儿文学的ABC开始了艰难的学步。

不善言辞的我，只能把对师友和读者的感激之情化作动力，争取自己的下一篇作品能够写得好一点。

5

听说，某“言情大师”对少儿文学界还有人追求“道义”和“教育意义”，嗤之以鼻；听说“文以载道”的说法越来越受到某些“玩文学”者的嘲讽；听说有人主张“没意思”、“纯审美”才是上乘之作……

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真正能代表读者？

综合我所接触过的读者（大多数是中小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的观点，我心目中“理想的”少儿小说应该达到的标准是：

既有童心、童趣，“对眼睛来说是一个节日”，又能给读者一点向上的力量；既不脱离现实，又要饱合理想的激情；不带任何“说教”，却能使小读者在阅读的喜悦和快乐中懂得是非、爱憎，懂得正义，懂得个人的命运怎样同民族的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想，这样的作品，至少应该与那些“纯审美”的作品同样平等地占有一席之地。

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是我的惭愧。

这一组很不成熟的小说，也算是作者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点尝试吧！

牧 铃

一九九八年春节于大雪飞扬的幕阜山中

目 录

七彩画廊	(1)
磨 难	(63)
丹珂的湖	(115)
呼啸的风	(169)
逃离乐园	(227)

七彩画廊

1 职中美术班

“……直说了吧，我是把职中当作跳板的。”叫秦征的男生大大咧咧地说，“没准儿，不等毕业，我就考进了美院油画系！不过，我还是会尽力替班级争光——雁过留声嘛……”

他的豪言壮语引起一片热烈的

掌声，满教室的人都从座位上扭过脖子去看他。

“很好。”教导主任韩老师看着座次表往下点名，“下一个——湛海霞——”

就有个很老相的胖女生站起来，说她是乡镇中心小学选送来培训的美术教员，学好学歹，都得回原校去当孩子王的，没有理想。

另两名男生一名女生也表达了秦征那样的志气，不过他们的话再没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我也没鼓掌。早知道满肚子雄心壮志的有这么多，我就省下给秦征的那几巴掌了。

接下来是个漆眉亮眼的高个儿女生，她淡淡地说自己刚进高一就病倒了，休学半年正好碰上职中美术班春季招生。言外之意，她考入美术班纯属偶然。这女孩衣着朴素，文静的外表和她那不加任何修饰的语言，反而使她在那些穿红着绿的女生中鹤立鸡群般地醒目。

她的名字也极普通——柳明。

“很好，很好。”韩老师照样说，“下一个——兰村荣——”

兰村荣刚从瞌睡中醒来，一时竟没做出反应。

“兰村荣同学！”韩老师提高了音量。我急忙从桌肚子下伸过脚去，在兰村荣的小腿上踢了一下。

他算是彻底醒过来了：“哦——到！我在这里！”忙不

送地站起身，他又回过头小声问：“叫我干嘛？”

“自我介绍！”

“哦——我叫兰、兰村荣，今年十四，家在东乡水源村。”说了这两句他就没有词儿了，又回头问我：“还、还说啥？”

“谈谈你的理想吧。”韩老师说，“别紧张，随便谈，随便。”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匠……”

哄堂大笑。“土包子！”有人在下头嘀咕。

兰村荣急了：“真的！我们那村人多田少，不干些别的，粮食不够吃，”他认真解释，“真的！昨儿，离家前，我还画了一整宿，三幅神像……”

“挣了多少粮？”有人故意问。

“人家给的现钱——三十六元！”兰村荣有些得意地说，“正好凑足了学费……”怕人家不信，他又把嘴扭向我，“不信你们问他——他跟我一个村……”

笑声更热闹了。

有什么可笑？不就是一名农村生说了句大实话吗？

我涨红了脸，没等老师点名就腾地站起。

“成彪，十五岁。”我大声报告，“农村生。我没别的打算，只想好好学画。至于将来干什么——谁也不能量死了谁！”带着气，我说这话就像吵架，还将一双大拳头搁到了桌上。“另外，我希望能跟大家和睦相处——谢谢！”

教室里刷地静下来，五十来双眼睛都集中在我一米七〇的个头上。我挺了挺发达的胸肌，挑战地向四周环扫一眼，坐下了。

“很好，很好。”韩老师说着端起了座次表，“下一个——哦，完了。该轮到我了——韩松岗，师大美术系六六届毕业生，学国画的，所以我也给你们兼几节课。这位是你们的班主任——”他指指旁边一位戴眼镜的青年，“——肖老师。美院油画系高材生，雕塑也内行，曾有不少作品在省内外以及国家级的美展中……”

“同学们好。”肖老师欠欠身打断了韩老师的唠叨，“我叫肖云星。大伙背地里尽可叫我肖眼镜——但千万别当面叫，让本人面子上过不去。”

掌声把笑声掩盖了。

然后为选班长的事冷了场。

除了我和兰村荣同村，别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到这儿之前谁也不认识谁。幸好有个叫高传统的男生毛遂自荐：“我从初一到初三一直当班长，”他再三说明，“我这人么，各门功课都还过得去，画画儿么，不间断地练了七八年，也敢自称特长了……而且在座的许多同学对我有了个初步了解……”

“就是帮我们搬行李的那个！”有女生悄悄说。

“是他！瞧那直鼻方腮的……”

“挺热心的，选他错不了！”

悄悄话一声比一声高，八九个女生都说高传统帮助过她们，愿意投他的票。大伙就一致通过了。

职中就一个美术班，不分画种专业，大伙都在一间教室里读同样的教材，听同一个老师讲课。开始学的多是些入门的东西，透视几何体三大面五调子之类，显不出多少个人特色，日子一长，就看出学生程度的差异来了。有些同学，特别是那几个有雄心考美院的，大多是在家里打好了基础来的，素描写生画谁像谁，美术理论一套一套的，还好跟老师抬杠，狂得可以。

另一部分却只够“爱好者”水平，对老师只有崇拜的份儿。于是同学们自然形成两大营垒，“画家”们耻于与“爱好者”为伍，“爱好者”也自惭形秽，不去跟“画家”们打堆。那个画了七八年敢称特长了的高班长其实画得很蹩脚，但他自我感觉良好，乐于对所有的人提供指导，而且一如既往地帮助女生，提水、扫走廊……热情不减。

我和兰村荣两个农村生介乎二者之间。我跟当过村塾先生的爷爷学国画有十年功底，“笔墨”在班上绝对一流。兰村荣开始被划归“爱好者”，后来肖老师三番五次称赞他的画有“罗克威尔式的生活气息”，有一种“质朴而浓烈的乡村风味”，就没人小看他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们在男生中格外扬眉吐气。

每到自由练习时间，常常有女生把我们拉去当模特。女生们说我的肌肉比大卫还棒，说兰村荣长得像珂勒惠支版画中的劳动者，干瘦而骨点毕露，服装和表情也挺“入画”的。

我们很乐意提供这种服务，因为我们也同时获得了画女生的特权。遗憾的是，我的素描远不似水墨画那么潇洒飘逸，笔下的女孩子们一个比一个狰狞；兰村荣更不在行，经他一画，谁都成了木版年画中那种圆鼓鼓的胖孩。

女生们却特气概，非但不怪我们，还每次给我们一个“画得更好了”的评语，下回仍叫我们当模特，仍让我们画她们。

这很让同寝室的方文艺嫉妒。他铤着牙齿透过眼镜片把我们的素描练习逐一翻阅过后恍然大悟地说，他知道女生为啥愿意让我们画了——我们永远不会侵犯人家的肖像权。

“别听他胡说，”兰村荣咬着我的耳朵说，“湛海霞告诉我，女生们是见我们的眼睛老实，才选上咱的……”

我的腰杆子忽拉一下松弛下去。这些日子里我一直以大卫自居，一直让腰肌紧绷着——傻瓜！

“我可没你们那福气，”方文艺阴阳怪气地说，“女孩子只要一见我端了速写本子，就逃得远远的，好像我端的是

照相机似的……”

“没听说过徐悲鸿是咋说的吗？单纯画得像不能叫艺术……”我一面夸张地把指骨捏得咯吧咯吧响，一边用杜撰的“名言”来唬他，“艺术的生命在于特色！”

“那是，那是，”方文艺盯着我的大拳头不敢放肆了，“你们的画还是挺有特色的，有特色！”说罢他抱了本《潘天寿画论》溜出了寝室。

我放声大笑，兰村荣也跟着傻笑。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会儿真正有特色的是我的拳头。我把那些面目狰狞的“女孩们”揉成一团，从窗口扔进外边那条脏兮兮的河沟。

“今天……还去不？”兰村荣偷瞧着我的脸胆怯地说，“罗美丽她们几个说好了到河边去画的……”

我当然不会再去！“眼睛老实”——就这么个选择标准——简直叫人伤心！还有那些“不侵犯肖像权”的素描……不过我犯不上为这个自卑。弄国画的去学素描，本来就像让体操运动员学广播操，画不好也没啥子难为情的。何况开学才多久呀，咱们能学到手的。

兰村荣说他也不自卑。全班就他一个人能替自己挣学费呢，他干嘛要自卑？

他就这德性，无论你跟他说啥，最后都得绕到钱上面去。

2 乡村小画匠

兰村荣每周都得回家一趟，画画儿挣钱。

打从他考进“县城画画学院”的消息被他爹广播开，近旁乡村就都晓得了他的大名，于是每次回家都有一大摊子活儿在等待他：画店铺招牌、祖宗灵位、神像，以及跟菩萨们一样正襟危坐、神态庄严的死者遗容。这些遗像也是给后人当作“菩萨”去敬的，因此一律端坐，手足的摆布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有回我说了句他画的人手都像害了水肿，萝卜条似的，往后那些画就再也看不到死者的手指头了——手都拢到了袖管里。兰村荣省了力还向人卖好，说遗像不能露手，露了手，就是向后人索要纸钱。这话传来传去立马成了权威理论。成了权威的兰村荣更忙了——他爹每周揽给他的工作足够他从星期六一大早干到星期天下午，有时还得开夜车。

这两天他挣下三五十元，比乡下木工的工价还高。

不过也有难对付的主儿，说画得不好，尖嘴猴腮不像人形，当着兰村荣就把画像撕了。兰村荣脸不改色心不跳。我说你倒好涵养！他说反正付了钱，撕了也是人家的，人